

论杜诗之“野”

杨衍亮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杜甫自号“少陵野老”,其诗歌中也存在大量“野”字,体现了杜甫独特的创作心态与诗学理念:一是身份意识的体现,将自身形象定位为“野老”;二是诗学境界的体现,具体表现在诗歌内容、题材、风格方面;三是通过对野景的呈现,抒发心中野趣。考察杜甫诗歌中的“野”,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学理念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杜诗; 野范畴; 野老; 野景; 野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3)01-0060-04

何为“野”?《说文》曰:“野,郊外也。”^{[1]362}《尚书·牧誓》曰:“王朝至于商郊牧野。”^{[2]109}也就是说,“野”是城邑之外的地方。这种空间地理位置的划分,意味着朝野政治之别,如《尚书·大禹谟》所谓“君子在野,小人在位”^{[2]25};也是一类群体和阶层的划分,如《周礼·地官司徒·封人》所谓“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歌舞,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帅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叹之事。凡野舞,则皆教之”^{[3]245}。这里所说的“野舞”指民众舞,有阶层划分的意味。由此可见,周代典籍中的“野”是城畿百里之外处,中心是王城,百里之外是郊,郊之外是野,是兼具行政区域与阶层划分的地带。《诗经》《楚辞》中出现的“野”,也多指郊外,如“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诗·郑风·野有蔓草》),“我行其野,蔽芾其樗”(《诗·小雅·我行其野》)。这一类“野”字的用法多侧重于空间距离,与“朝”相对。除此之外,“野”字还有一种用法,如《论语》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野”与“史”相对,不加雕琢,取粗陋之意。杜甫诗中的“野”字出现频繁。据统计,在杜诗中,一共出现176次“野”字,其用法可分为以下几类:(1)用作名词,如平野、旷野、原野,表辽阔之意,如“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2)用作定语,如野老、野鹤、野寺,表出尘之意,如“出尘皆野鹤,历块匪辕驹”(《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

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3)用作状语,如在野、近野、秋野,抒“野趣”之意,如“秋野日疏芜,寒江动碧虚”(《秋野五首》其一)。杜诗中频繁出现的“野”字,大多体现了杜甫的身份意识、诗学境界和自然野趣,建构起杜甫独特的诗学范畴——“野”。

一、“少陵野老”:杜甫的身份意识

杜甫身世显赫,系西晋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是杜审言。杜甫一生可分为4个阶段,即35岁前的读书与漫游阶段、35岁至44岁的长安十年阶段、45岁至48岁的陷贼与为官阶段和49岁至59岁的漂泊西南阶段,安史之乱是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而在长安生活十年的第二阶段,标志着杜甫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成就达到了最高峰,其间杜甫携家人避难,辗转各地,居无定所,过着长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杜甫曾住在杜陵附近,在《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一诗中自称“杜陵野老”。除自称外,“野老”一词在杜甫诗歌中共出现6次,分别是“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成华两县诸子》),“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六),“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野老》),“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绝句漫兴九首》)。由此可见,“野老”这一称号不仅是杜

甫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更象征着一种人格，即杜甫在成都期间扮演着“野老”这一角色，生活与田夫野老并无差别。正如《旧唐书》中的文苑本传对杜甫的记载：“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4]3440} 杜甫早年受儒家思想影响，虽怀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但仕途坎坷，苦于报国无门，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人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杜甫为何会自称“野老”呢？

首先，从杜甫对自身形象的定位来看。杜甫在《述怀》一诗中把自己描述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可见其形象与“野老”十分贴切。通过梳理“野老”一词的源头，可以看得更清楚。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在诗歌中使用“野老”一词的是南梁的丘迟，他在《旦发渔浦潭诗》中云“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野老”在这里即乡村老夫的形象。自此，“野老”在诗中除了常与“村童”出现在同一联，还与“家童”“牧童”相联系，如庾信“野老披荷叶，家童扫栗跗”（《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其十六），孟浩然“野老就耕去，荷锄随牧童”（《田家元日》），王维“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渭川田家》）等。可见，野老与村童所构成的画面已经成了诗歌史上的经典：一老一少，一粗野一稚嫩，同时出现在诗歌中形成对比，既能生动展现乡村生活图景，也能体现诗人向往田园生活的志趣。值得注意的是，杜甫诗歌中的“野老”并没有与村童同时出现，而常常是以“野老”自指或单描写这一形象，反倒是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通过“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来述说自己的窘境。仔细梳理杜诗中的“野老”形象就会发现，杜甫笔下的“野老”颇有隐逸的意味，是隐居山野之间，不问世俗，飘然独立的形象，如“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六），“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绝句漫兴九首》）。并且，从“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成华两县诸子》）、“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来看，“野老”作为杜甫自我形象的认知，其野老形象更加具有悲剧性，即“少陵野老吞声哭”“杜陵野老谁独悲”。杜甫对自我形象的定位，不仅是其隐逸思想的反映，更是其人格与志趣的体现。

其次，从他人对杜甫形象的描述来看。唐五代刘昫《旧唐书》载：“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4]3440} 黄生《杜诗说》

云：“一腐儒上着乾坤字，自鄙而兼自负之词。身在草野，心忧社稷，乾坤之内，此腐儒能有几人？”^[5] 宋代文人多推崇杜甫，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产生了许多关于杜甫画像的诗歌作品，如欧阳修的《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王安石的《杜甫画像》、黄庭坚的《老杜浣花溪图引》等。在宋人眼里，杜甫的形象是“饥寒窘衣食，容貌村野叟”（李纲《唐工部员外郎杜甫》），“乱离又飘泊，累若丧家狗”（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客路如天远，吟身太瘦生”（释绍昙《杜甫骑驴游春图》）。总体而言，“野老”是较能反映杜甫形象的。

二、“野”：杜甫诗学之境界

杜甫诗学之“野”主要体现在内容、题材、风格方面。先秦时期，涉及“野”范畴的主要是儒道两家，儒家谈及“野”常与“文”相对，如孔子言“质胜文则野”（《论语·雍也》），道家谈及“野”则是自然与自由之意，如庄子言“民如野鹿”（《天地》）。汉魏六朝时期，“野”这一范畴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刘孝绰云：“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斯。”^[6] 进而发展到唐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疏野》云：“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筑室松下，脱帽看诗。但知旦暮，不辨何时。倘然适意，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7]28} “疏野”作为一种诗歌艺术风格，强调的是自然率性之意。“野趣”则进一步加强了其意趣方面的内涵，如欧阳修“得野人之趣，非急务故也”，司马光《温公续诗话》称赞处士魏野的诗“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务也”，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也在“诗趣”之下分有“天趣”“奇趣”“野人趣”等类别。如陈必复《山居存稿》序云：“余爱晚唐诸子，其诗清深闲雅，如幽人野士，冲淡自赏，要皆自成一家。及读少陵先生集，然后知晚唐诸子之诗尽在是矣，所谓诗之集大成者也。今读其诗，格调工稳，饶有清苍之色，咄咄逼人，要是规仿老杜而能得其一体者。”^[8] 这里强调杜诗对晚唐诗人的影响，突出了“野”冲淡自然的美学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歌史上，“野”这一范畴一直在持续发展，如明王思任为杨师孔《秀野堂集》作序云：“一日不得野趣，则人心一日不文”“野者，天地间之大文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领略而噭然之。”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明确指出：“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8]53} 陈知柔《休斋诗话》“诗贵有野意”条云：“人之为诗，要有野意。盖诗非文不腴，非质不枯，

能始腴而终枯，无中边之殊，意味自长。风人以来得野意者，惟渊明耳。”^[9]⁴⁸⁴万树自称“三野先生”，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云：“三野先生者，谓野居、野心、野服，自称三野。”可见“野”范畴内涵的丰富与扩展。总而言之，杜诗中的“野”范畴既构建起了诗中的“野境”，增强了其审美效果，也表露了杜甫真率而自由的天性。

首先，从杜诗的内容和题材来看。杜甫诗歌取材广泛，贴近社会生活。弃官以后，杜甫前往秦州，有感于当地的自然风物，他创作了《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中多有野景野趣。此外，还有单首写秦州野景的，如《萤火》《蒹葭》《苦竹》三首，所咏均是秦州地区的野景野物。尤其是晚年寓居夔州，杜甫的诗风有所转变，其诗歌内容由反映社会现实转向内省。由于夔州生活环境的影响，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开始大量书写日常生活琐碎之事，宛如陶渊明般过上了田园生活，对乡村自然风景多有描写。在这期间，杜甫与乡村老夫无异，“野老”写野景、抒野趣自有一番“野味”。

其次，从杜诗的风格来看。杜诗的总体风格已有定论，即“沉郁顿挫”。“沉郁”指杜诗思想感情的深厚，“顿挫”指杜诗表达的曲折。无论是杜甫对自身“野老”身份的认知，还是杜诗中对野景、野趣的呈现，“野”作为杜甫人格和诗歌风格的一部分，无疑加强了其诗歌“沉郁顿挫”这一总体风格特征。“野”是一种质朴，这种质朴是通过对乡村“野景”的描写体现出来的。而杜甫对乡村“野景”的描写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叙’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10]确实，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将景物置于广阔的空间背景来反衬自身孤苦衰老的形象，如“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遣兴》）。“野”用于评价杜诗风格最早出现在南宋，吕本中《童蒙特训》云：“学古人文，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东坡诗如‘成都画手开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皆穷极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然学者专力于此，则亦失古人作诗之意。”^[9]吕本中作为江西诗派之宗，主张向杜甫学习，他也确实把握住了杜诗“质野”的特点。此外，苏轼《书子美黄四娘诗》云：“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东坡题跋》卷二）苏轼从诗歌推及诗人，从诗中见得杜甫野

逸之态，是颇具见识的。

最后，“野”作为杜甫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他的思想不无关联。从思想层面来看，杜甫是典型的儒者形象，忧国忧民是他儒家思想的体现。杜甫有着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最终却只能以并非心甘情愿的“野老”这一颇具悲剧意味的形象出现。有学者指出：“杜甫一生矛盾出入于仕与隐、儒与释道之间，虽然在儒家思想和入世精神驱动下，他为实现理想抱负在各方面遭受了许多沉重打击和磨难，主客观条件及性格因素等原因又使他没能退隐，没能过上一世安恬闲适的生活，这是杜甫一生的不幸。”^[11]这种悲剧的产生是由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所致。杜甫的思想决定了他对自然景物的关注。“野”与“朝”相对，杜甫“在野”之时自然对野景多有关注，其笔下自然景物多带有主观色彩，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物与我达到了融合的境界，即道家“物我为一”思想的体现。可以说，杜诗中“野”这一范畴是杜甫深受道家思想浸润后产生的。

三、野景、野趣：杜甫诗歌中的“野”

杜诗中“野人”一词出现最多，共14次，具体如下：“野人对腥羶，蔬食常不饱”（《赠李白》），“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忆昔村野人，其乐难具陈”（《寄薛三郎中》），“野人宁得所，天意薄浮生”（《敬赠郑谏议十韵》），“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野人送朱樱》），“雨映行宫辱赠诗，元戎肯赴野人期”（《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一绝，奉答二绝》），“野人旷荡无覩颜，岂可久在王侯间”（《去矣行》），“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寒磯》），“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五盘》），“重来休沐地，真作野人居”（《重过何氏》其一），“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秦州杂诗》其十六），“野人时独往，云木晓相参”（《朝二首》其一），“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独酌成诗》），“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赤甲》）。杜诗中的这些“野人”形象，大多体现一种贴近自然、贴近土地的状况，强调与世俗之间的近距离，实际上是杜甫与人民之间的近距离。《旧唐书》文苑本传下称杜在成都“与田父野老相狎荡，无拘检”，道出杜甫无拘无束与村夫一同生活的状态，一反士大夫的社会成见而“未觉村野丑”。以往诗评家已经注意到杜诗的这一重要特色，如王嗣奭评杜诗：“妙在写出村人口角，朴野气象如画。”《杜诗详注》引郝敬语：“此诗情景意象，妙解入神……野老留客，与田家朴直之致，无不生活。昔人

称其为诗史，正使班（固）、马（司马迁）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读者无不绝倒。”^{[12]1079}杜甫对农民亲近，与他们打成一片，他自认“虽为尚书郎，不及村野人”（《寄三薛郎中》），表明他对“村野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当然其中也含有讽喻之意。

杜诗中“野寺”出现7次，分别是“野寺垂杨里，春畦乱水间”（《奉陪郑驸马韦曲二首》其二），“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山寺》），“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游修觉寺》），“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咏怀古迹五首》其四），“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谒文公上方》），“野寺根石壁，诸龛遍崔嵬”（《山寺》），“系马乔木间，问人野寺门”（《贻华阳柳少府》）。尽管杜甫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但从年少时渴望建功立业到老年穷困潦倒时透露出隐逸之思，表明杜甫也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正如孙昌武所说：“儒家的仁爱忠义观念和积极用世精神构成杜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而他又受到佛教的相当深刻的熏染。这不能简单地用他受到佛教‘毒害’或‘蒙蔽’作解释，也不能单纯看作他的迷误。实际上，当时新兴的禅宗乃是佛教中的革新运动。它的肯定‘自性清净’、主张‘自性自度’、张扬主观个性的宗义，体现着具有先进意义的思想潮流。对于杜甫这样热心于精神探索的人，这一强大的思想潮流不能不引起重视和同情。”^[13]寺庙作为佛教重地，“野寺”这一意象在唐代诗歌中经常出现，突出的是“野”字，强调一种苍凉之感。

杜诗中“野水”共出现5次。“野水平桥路，春沙映竹村”（《敝庐遣兴奉寄严公》），“郊扉俗远长幽寂，野水春来更接连”（《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书之子重泛郑监前湖》），是杜甫幽寂情绪的写照。“冰壶动瑤碧，野水失蛟螭”（《赠崔十三评事公辅》），按仇兆鳌注杜诗，以为野水句“言余孽消除”^{[12]1562}，野之意在于斥责违反纲纪之恶，因野与礼相对，“失德曰野”，野水暗喻不守礼法纲常的作乱者。“老夫自汲涧，野水日泠泠”（《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是杜甫自叙客居夔州的景况。《杜臆》云：“识山鬼，病久也。知地形，农熟也。银印既辞，何有锦帐？野水托居，故厌鱼腥。”^[14]王嗣奭认为此诗表现了杜甫客居夔州时艰难困苦的生活，所以野景的描写也能起到批判的作用，杜甫流落至此，虽心喜野景，但折射出的其实是现实的穷困。

除了客观事物之“野”，杜甫还以“野望”之眼去观物。宗白华在谈及郭熙论山水画时说：“‘望’最重要。一切美术都是‘望’，都是欣赏。不但游可以发生望的作用（颐和园的长廊不但领导我们‘游’，

而且领导我们‘望’），就是‘住’，也同样要‘望’。窗子不单为了透空气，也是为了能够望出去，望到一个新境界，使我们获得美的感受。”^{[15]64}因此，“野望”是一种对美的感受的寻求。杜甫以《野望》为题的诗作有5首，“野外”出现6次：“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野外堂依竹，篱边水向城”（《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有客》），“篱边野外多众芳，采撷细琐升中堂”（《叹庭前甘菊花》），“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白沙渡》），“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绝句漫兴九首》其六）。野外是观赏自然景物的场所，具体如杜诗中言及的“野花”：“一径野花落，孤村春水生”（《遣意二首》其一），“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琴台》），“野花随处发，官柳著行新”（《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野花干更落，风处急纷纷”（《晴二首》其一），“至老双鬓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负薪行》）。野外之景是杜甫诗兴所在：“不妨说，是《洗兵马》与‘三吏三别’共构了杜诗情感跌宕的分水岭——前者是山之阳，后者是山之阴。此后野老、野人、野客成了杜诗常见词，随处可见野亭、野寺、野水、野航、野径、野趣、野逸。在野身份的认同使杜甫不再老提‘稷与契’，取而代之的是孔明，而且兴趣所在不是孔明的功业，而是其与刘备‘君臣相得’的鱼水关系。”^[16]杜甫诗歌中的“野”渗透方方面面，以“在野”的心态去贴近自然，处处体现“野趣”。

“野兴”作为动机，指的是一种兴致。杜甫每每有野兴便去野外，寻野景、觅野趣，如“野兴每难尽，江楼延赏心”（《送严侍郎到锦州同登杜使君江楼》），“托赠卿家有，因歌野兴疏”（《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等。由“野兴”进而“在野”，“在野”一共出现5次，兹举两例。先看《甘林》：“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试问甘藜藿，未肯羨轻肥。喧静不同科，出处各天机。勿矜朱门是，陋此白屋非。”此诗是杜甫从城中归甘林所作，可看出城野之别，“在野”的状态是闲静安适的。再看《哀王孙》：“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此诗作于天宝十五载，长安失守，所哀的对象正是侥幸逃脱的王孙，其中“龙在野”源自《周易》，“豺狼在邑”指的是安禄山，而“龙在野”指流落民间的王孙，这里强调的还是“朝”与“野”的区分。“在野”之时发现“野趣”，如《宇文晁尚书之子崔彧司业之孙重平声泛郑监审前湖》中的“郊扉俗远长幽寂，野水春来更接连”，

（下转第116页）

响。张武龄酷爱读书、手不释卷，张家十子女也爱好读书、学习不止；张武龄钟情文艺，张家十子女也能登台唱曲、作诗作曲，艺术气息浓厚。一个家族或家庭家风的养成，根植于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因此当代家长要善于为孩子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使其能够在一种名为“家风”的“生态环境”中受到全面、深刻且无意识的教育。

参考文献：

- [1]陈泓.春梦水流痕：合肥张氏家族文化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5.
- [2]王道.一生充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3]王道.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 [4]金安平.合肥四姊妹[M].凌云岚，杨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5]张允和，张兆和.浪花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 [6]张允和，张兆和.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M].合肥：安徽

文艺出版社，2009.

- [7]叶稚珊.张家旧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8]杨联芬.“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58-180,208.
- [9]张宗和.张宗和日记(1930—1936)：第一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
- [10]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段炼，吴敏，子羽，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 [11]李天燕.家庭教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12]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EB/OL].(2021-10-23)[2022-12-08].<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110/8d266f0320b74e17b02cd43722eeb413.shtml>.
- [14]潘士君.当代家庭教育[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6.
- [15]尹胜男.习近平家风思想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8.

[责任编辑 石 悅]

(上接第 63 页)

《杜诗详注》评曰：“郊居俗远，而又春水接连，写得野趣悠然。”^{[12][228]}《重过俱平声何氏五首》其四中的“颇怪朝参懒，应耽野趣长”，“野趣”反映的是闲适的心境。杜诗中不仅有“野趣”之趣，还有“野哭”之悲，如“野哭初闻战，樵歌稍出村”（《刈稻了咏怀》），“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阁夜》），“邻鸡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态能几时”（《晓发公安》）等。“野哭”之声是悲壮、凄惨的，杜甫诗作中的“野哭”反映的是战争的无情，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控诉。

四、结语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使用大量“野”字，以“在野”的心态去发现“野景”，抒发“野趣”，或突出“朝”与“野”的对立，对现实政治进行批判，从而构建起杜诗中独特的“野”范畴。杜诗之“野”，不仅体现在用字、内容和风格上，还体现了杜甫的人格和志向。“少陵野老”，是杜甫对自我身份的定位；“野境”“野望”，体现了杜甫对质朴雄浑诗学境界的追求；“野兴”“野趣”体现出杜甫独具特色的审美情趣。因此，从“野”这一范畴去观照杜甫的自身形象和诗学境界，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角度，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 [1]许慎.说文解字[M].王平，李建廷，编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 [2]尚书[M].曾运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3]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5]葛兆光.唐诗选注[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203.
- [6]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3312.
- [7]司空图.诗品集解[M].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8]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9]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0]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J].杜甫研究学刊，2009(2):27-34,47.
- [11]刘长东.论杜甫的隐逸思想[J].杜甫研究学刊，1994(3):19-24,8.
- [12]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3]孙昌武.杜甫与佛教[J].东方论坛，2005(4):42-46,119.
- [14]王嗣奭.杜臆[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16]林继中.杜诗《洗兵马》钱注发微[J].中华文史论丛，2011(3):335-368,396.

[责任编辑 于湘]